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 →

牛 虻

[英] 伏尼契 原著

史铁生 缩写

华夏出版社



牛 虻

→ [英] 伏尼契 原著
史铁生 缩写

華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牛虻/(爱尔兰)伏尼契(Voynich, E. l.)著;史铁生缩写. - 北京:华夏出版社,2003.10

(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)

ISBN 7-5080-3270-5

I. 牛… II. ①伏… ②史… III. 长篇小说-爱尔兰-近代-缩写本 IV. I56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709 号

责任编辑:许 婷 赵晓燕 韩 平
安 慧 友 葵

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人 民 文 学 印 刷 厂 印 刷

730×988 1/32 开本 5.25 印张 92 千字 2 插页

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定价:7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作品内容提要

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，意大利被剥夺了国家的统一，强大的奥地利帝国几乎统治了整个意大利。当时有很多意大利爱国志士，为建立一个独立、自由和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而进行了忘我的斗争。这部小说中并没有历史人物，但从虚构的几个角色所经历的苦难和思索中，从他们的性格、理想和行动中，确实表现出了那个时代的主要特点。

小说开始于玛志尼党人第一次起义和失败的时期。主人公牛虻和他的同志们，那时还是一群狂热的、缺乏人生经验的青年。由于他们还弄不清政治上的敌人，看不清教会的伪善和欺骗性。致使革命组织落入了间谍的犬爪。小说描写了牛虻如何历尽身心的磨难，从一个充满幻想的多愁善感的少年，成长为一个不屈不挠的革命者的历程。同时，牛虻与他的生父蒙泰尼里主教复杂的感情纠葛、与他少年时的女友琼玛的爱情故事，都是感人至深并令人深思的。

那个时代早已过去，但这部小说却至今为人们喜爱。这可能是说，一部文学作品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其中主张的革命策略正确与否，而在于坎坷的

人类路途上,其人物的心灵和理想是否真实、丰富、美丽。

外国长篇小说名著精读丛书

精选外国长篇小说名著 24 种，中国当代一流作家执笔，既浓缩了世界文学名著原作的精华，又剔除了一些不适合现代读者阅读习惯的成分，是经典作品理想的现代版本。丛书所选作品均为穿越世纪的文学经典，这些作品在它们所产生的时代代表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最高成就。它们不仅为我们认识社会提供了崭新的视野，也为广大青少年砥砺意志、陶冶情操、提高修养、塑造性格提供了很好的借鉴。

第一批十种

堂吉珂德	原著[西]塞万提斯	缩写陶正
白 鲸	原著[美]麦尔维尔	缩写陆天明
红与黑	原著[法]司汤达	缩写母国政
斯巴达克斯	原著[意]乔瓦尼奥里	缩写袁和平
笑面人	原著[法]雨果	缩写毕淑敏
傲慢与偏见	原著[英]奥斯丁	缩写赵丽宏
巴黎圣母院	原著[法]雨果	缩写李功达
基度山伯爵	原著[法]大仲马	缩写黄蓓佳
简·爱	原著[英]夏·勃朗特	缩写凌力

包法利夫人 原著[法]福楼拜 缩写朱晓平

第二批十四种

死魂灵 原著[俄]果戈理 缩写肖云儒

名利场 原著[英]萨克雷 缩写范小青

奥勃洛摩夫 原著[俄]冈察洛夫 缩写叶辛

鲁滨孙飘流记 原著[英]笛福 缩写郑万隆

双城记 原著[英]狄更斯 缩写刘登翰

罪与罚 原著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缩写赵长天

安娜·卡列尼娜 原著[俄]托尔斯泰 缩写陈村

娜 娜 原著[法]左拉 缩写陆星儿

卡拉马佐夫兄弟 原著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

缩写孙绍振 王光明

金 钱 原著[法]左拉 缩写毛志成

德伯家的苔丝 原著[英]哈代 缩写刘庆邦

沉 船 原著[印]泰戈尔 缩写肖复兴

牛 虻 原著[英]伏尼契 缩写史铁生

好兵帅克 原著[捷]雅·哈谢克 缩写孙幼军

华夏出版社地址: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

邮编:100028 电话:(010)64663331

欢迎进入 <http://www.hxph.com.cn> 的 BBS 论坛

目 录

作品 内 容 提 要	1
第一卷	1
第二卷（十三年之后）	37
第三卷	104
结 尾	158

第 一 卷

1

六月里一个炎热的傍晚，亚瑟坐在比萨神学院的图书馆里，正在翻查一大叠讲道文稿。为了不让热气进到屋子里来，百叶窗半掩着。神学院院长蒙泰尼里神甫把笔停一下，慈爱地看着亚瑟。

“你找不到吗，亲爱的？没关系，这一节我要重新写的。”蒙泰尼里的声音很低，但圆润、响亮，像银子般纯净。

“不，神父，我一定要找到它。你就是重新写，也不会跟原来一样了。”

蒙泰尼里继续写文章。街上传来小贩的叫卖声：“草莓子啊！草莓子啊！”

亚瑟终于找到了那一节文字，迈着柔软的步伐向神父走来。他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，长长的睫毛，敏感的嘴角，纤小的手和脚，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过分精致，轮廓鲜明。要是静静地坐在那儿，人家会当他是一个女扮男装的姑娘；可一行动起来，他那柔软敏捷的姿态，就要使人联想到一只驯服的豹子了。

“真找着了吗？要是没有你，亚瑟，我真不知道

怎么办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到园子里去吧，我来帮你做功课。”

这儿，从前是一所修道院。两百年前，这园子一定很整洁、漂亮，现在已经荒芜、颓败。野草填没了石板路上的缝隙，无人照管的花仍在幽静地开放。他们在一棵大木兰树旁的木凳上坐下。

亚瑟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，他在大学里学哲学。但蒙泰尼里对他来说是一部百科全书，所以他时常跑来向他的“神父”求教。

蒙泰尼里解答了亚瑟的问题之后，留他多呆一会儿。

亚瑟背靠树身，从阴暗的枝叶间仰望天空中第一批暗淡的星星。他那双深蓝色的梦一般的眼睛，太像他的母亲了。蒙泰尼里转过头去，躲开那双眼睛。

“你本不该这么急着进大学的，”蒙泰尼里说，“昼夜看护病人已经把你累坏了，当时我应该坚持要你彻底休息一下，再离开莱克亨的。”

“啊，神父，母亲一去世，我就再不能在那屋子里呆下去了。裘丽亚会逼得我发疯的。”裘丽亚是他异母长兄的妻子。

“我懂，”蒙泰尼里温和地说，“可你要是能接受那位英国医生的邀请，在他家里住上一段，那就好得多了。”

“华伦医生一家人都很好，可他们不了解我，他

们只是怜悯我，安慰我。当然，琼玛不是这样，我们从小到大，她总能理解我。而且那个市镇上的一切都让我想起母亲，不由得伤心……”亚瑟从一茎低垂的毛地黄枝条上捋下了几朵花，把它们放在手里，神经质地不住地揪压着。

悠长而深沉的静寂，使亚瑟不禁抬起头来，借助黄昏最后的光亮，他看见神父的脸上是怕人的惨白。亚瑟仿佛是无意间闯过圣地了。“上帝啊！”他想，“我在他身边显得多么渺小和自私！即使我的不幸是他自己的，他的伤感也不过这样吧。”

一会儿，蒙泰尼里抬起头来：“我不会强迫你回到那儿去。可你得答应我，等暑假一开始，就彻底休息一次。哦，八月中旬我打算去登一次阿尔卑斯山，你愿意同我一起去吗？”

“神父！”亚瑟拍起手来，“我一定要跟你一同去。只是……”

“你想勃尔顿先生会不答应吗？”

“不，他不过是我的异母兄长，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非服从他不可。他待母亲又一直不好。他们也一直都恨我，不管我怎么做也是一样。再说你是我的忏悔神父，詹姆斯怎么能真的反对呢？”

“可他是新教徒。你最好还是听听他的意见。我的孩子，不管人家恨你还是爱你，都要检点自己的行动。”这些责备的话说得很温和。然后他突然换了个话题，“礼拜二晚上你怎么没来？”

“我已经先答应了一个同学，那天到他的寓所去开会。”

“什么会？”

亚瑟好像让这个问题窘住了，说话也有些口吃：“有一个学……学生从热那亚来，向……向我们做……做一次演讲。神父，你不会向我追问他的名字的，是不是？因为……我曾经答应过……”

“我不会问你什么的，你既然答应了人家守秘密，当然就不应该再告诉我，但是到了现在，我想你总可以信任我了。”

“神父，当然我可以信任你。他讲到我们……我们对人民的……和对我们自己的……责任；还讲到……我们怎样可以去帮助人民……和意大利。”

一阵长久的沉默。

“告诉我，亚瑟，”蒙泰尼里扭转身子向着他，非常郑重地说道，“对这件事，你考虑了多少日子了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神父，”亚瑟又从毛地黄上捋下一把花铃儿，眼睛看着地下开始说，“去年夏天我准备入学考试，曾结识了许多大学生，他们当中有些人跟我谈起这一切，还借书给我。我当时并不怎么留心。只是在母亲去世后的那些漫长的夜晚，我才想到那些书和那些大学生说的话……我一边想一边怀疑，他们的话究竟对不对。”

“你问过主吗？”蒙泰尼里的声音有些颤抖。

“我常常向主祷告，请他指示我应该怎样做人，

可总是得不到回答。就在母亲出殡的那天夜里，我走进她的房里，房间空空的，壁龛中那个巨大的十字架还在那儿，我跪下，直等了一夜。我无法告诉你我看见了什么，连我自己也不十分清楚，但我知道上帝已经答复我了，因此我不敢违拗他的意旨。”

蒙泰尼里凝视着木兰枝叶浓密的地方，很久。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在亚瑟肩上，说：“我想，你不要把由于悲痛或疾病所生的幻想，当成上帝庄严的感召，即使那真是上帝的意旨，你也得弄确实你并没有误解他的话。我的孩子，你心里想着要去进行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呢？”

亚瑟站起来，好像背诵一篇教文一样地回答：“要把我的生命献给意大利，帮助她从奴役和贫困中解放出来；要把奥地利人驱逐出去，使意大利成为一个除了基督没有帝王的自由共和国。”

“亚瑟，想一想，你说的是什么话！你是连意大利国籍都还没有的人呀。”

“这没有什么分别；我是我自己。我既已了解这个事业，就是这个事业中的一个人了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之后，亚瑟坐下来，神父把他的两只手紧紧握住。

“今天晚上我不能跟你讨论，亚瑟，事情来得太突然。但目前我要你记住一件事：如果你……因此而死，那你的是要使我心碎的。我曾经告诉过你，说我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亲人，你也

许不全懂，亚瑟，你对于我好像是我的……亲生孩子一般。我就是死，也不肯让你走错一步路，我只求你记住一点，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必须要考虑成熟，就是不为你母亲的在天之灵，也要为我。”

“我一定听你的话。那么神父，你就为我也为意大利祷告祷告吧。”

亚瑟吻过神父，走了。蒙泰尼里坐在木兰树下，凝视着面前的一片黑暗。

2

詹姆斯·勃尔顿先生并不愿意亚瑟跟蒙泰尼里一起去瑞士漫游，但他不便阻止，他怕亚瑟会认为这是出于宗教或血统的偏见，而勃尔顿一家一向是以具有开明的容忍精神为自豪的。当初，老勃尔顿先生与其女儿的家庭女教师结婚时，詹姆斯和汤麦斯兄弟虽然感到忿懑，也还是以容忍为怀；对继母葛兰第斯和她的儿子亚瑟，也尽了他们自己认为应尽的责任。他们并不假装喜爱亚瑟，但为了表示他们的慷慨，毫不吝啬地给他零用钱，并听凭他自由自在。所以，这回亚瑟在詹姆斯的复信中收到了一张支票，并被允许在假期里随意行动。这样，亚瑟就同蒙泰尼里一起出发去阿尔卑斯山了。

蒙泰尼里很久没有这样显得精神轻松了。他想，亚瑟还很年轻，不过是刚刚走向那条危险的路，

一定还来得及用温和的劝解把他拉回来。

他们本想在日内瓦多住几天，但亚瑟一见到那些拘谨整齐的街道和沸沸扬扬的人群，就皱起了眉头。

“你不喜欢这儿吗，亲爱的？”

“是的，这市镇有一种十足的新教徒派头，它使我想起裘丽亚来了。”

蒙泰尼里笑了起来。“那么你高兴到哪儿去呢？我无所谓，我的假日只是为了使你快乐。”

“你看，埃维河流得多么急切啊。如果你随便到哪儿都无所谓的活，我们最好就沿着这条河回溯到它发源的地方去。”

第二天早晨他们向夏摩尼出发了。一路上，亚瑟对于景色的变换特别敏感，连绵的大山，深深的峡谷，飞奔倾泄的瀑布，使他时而沉入狂欢，时而变得严肃而沉默。当他们逼近积雪的山顶时，亚瑟又堕入了梦一般的恍惚状态，那样子是蒙泰尼里从未见过的。亚瑟和这些高山之间仿佛存在着一种神秘的联系。

积雪的山峰在落日的反照中燃烧着。亚瑟一连几小时躺在呼啸的松林之中，一动不动地凝望。直到那片红光从山峰的绝顶消失之后，蒙泰尼里才碰一碰他的肩膀，把他唤醒过来。他们一起回到他们准备住宿的那所牧人的小屋去。

第二天早晨蒙泰尼里醒来，亚瑟已经不见了。

原来他不等天亮就到山上的牧场去了。早饭时候，亚瑟飞奔回来，光着头，肩上驮着一个三岁模样的农家女孩子，手里拿着一大束野花。

“啊，神父，多好玩啊！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山景是这么壮丽，露水又这么浓！”亚瑟快乐地喊叫着，与那个严肃而沉默的亚瑟判若两人。

“我现在饿了，也要弄些东西给这小家伙吃。”亚瑟坐下来，把小女孩放在他的膝上，帮她把花整理好，“神父，她叫安尼脱，她还有一只小乌龟呢。”

“快去把湿衣服换掉，你要受凉的。”蒙泰尼里说着，把小女孩接过来。

等亚瑟回来吃早饭时，他看见小女孩早已坐在神父膝头，咕咕呱呱地谈她那只小乌龟了。蒙泰尼里饶有兴致地跟小女孩玩耍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欣赏她那宝贝小乌龟，并讲些惊奇的故事给她听。

“我还不知道你会跟孩子们这样玩儿呢，神父，”一个钟头之后，他们在阳光灿烂的牧场上散步时，亚瑟说道，“那孩子的眼睛一直是不离开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的是——我以为教会不允许教士结婚是一件可憾的事。我敢断定，神父，假如你不曾宣过誓，假如你已经结过婚，你的孩子们一定……”

“嘘！”

这轻轻的一声是突然迸发出来的，随后的一阵静默似乎格外深彻。

“好了，”蒙泰尼里又恢复了他温和的声音，“我

们还是谈谈别的事吧。”

离开夏摩尼，他们沿太第纳瓦尔河到了马第尼。午饭后他们在旅馆的凉台上坐着，亚瑟拿出标本箱，两个人用意大利语谈起植物学来了。有两个英国画家也在那凉台上坐着，一个在写生，一个在懒洋洋地聊天；他们似乎没想到新来的两个生客可能懂英语。

“不要画风景了，”一个说，“你画画那边那个挺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吧。只要把他的装束变一下，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形神毕肖的早期基督徒了。”

“他的确漂亮，”另一个说，“可他远不如他的父亲那么富于画意。就是坐在你正对面的那一位。”

“糊涂蛋，你就认不出那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士吗？”

“哦，天！那好吧，就算那孩子是他的侄儿吧。”

“这些白痴，”亚瑟低声说，“可是，多承他们的好心，说我像你；我要真是你的侄儿才好呢……神父，你怎么啦？你的脸色这么白！”

“我有点头晕，”蒙泰尼里的声音虚弱迟钝得有些奇怪，“我要去躺一会儿，亲爱的，没什么，不过中点暑罢了。”

从这次漫游一开始，蒙泰尼里就想到，就木兰树下谈过的那个话题再跟亚瑟确切地谈一谈，这是最好的机会了，但他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总不忍破坏了亚瑟的好心情。而且他感到事情将不会和